



黄河水富宁夏。 祁瀛涛 摄

牡丹



五月,牡丹花开了。
睁开眼,第一朵牡丹缓缓从手机微视频间撞
鼓偕蕾,渗出羞涩而又微嫩的粉红,细看,裹在外
层的花瓣沾着丝丝露水,也沾着层层欲言又止的
晨曦。尽管没有见证第一朵牡丹的花开,但在五
月的宁静里,含苞待放的清新依然浸满久远的期
待,也浸满岁月不可阻挡的生命轮回。

已是春夏交替时节,那朵名为紫斑的牡丹含
苞在清晨里,掩映在丛簇间,并以半带微笑的方
式携着一场梦开启新的花期。如果不出意料,
它的盛开将在五月引爆一场群芳争艳的热烈,也
将在繁花落尽之后缀满一大片或欢或抑的心
情。此刻,历经多年培育的牡丹已经稳稳扎根、
茁壮成长。它的脚下应该是牡丹迁徙最惬意的
北方,应该是牡丹扎根最资实的地方,也应该是
牡丹一路追寻最魂定的故乡。即便是一只不知
名的蜜蜂,也会趁着苏醒过来的兴奋觅着花香振
翅而来,然后拖着饱满花蜜乘兴而去。曾在枝头
蹲守许久的伯劳,此刻也已结伴双飞,不断用嫩
小机灵的身影飞掠清晨的幸福,并用欢快鸣啾迎
接新生活的降临。还有奔波了一路的家燕,翩跹
飞舞在粉红牡丹园、青青麦苗间,轻快悠然地收
揽属于自己的晴天。

五月牡丹开,天地幸福来。
抬眼看看晨曦,推窗听听鸟语,缕缕花香停
驻心头,也将五月深情款款传递。赏牡丹、读诗
文、工笔画……静立牡丹前,此世间没有哪朵
花儿能胜过牡丹,也没有哪朵花儿能比它更加国
色天香。“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诗
句里的牡丹灼灼其华,直把天地生命深情眷恋。
想想牡丹滋润万年的大地流芳,念念冠誉千年
的美名流传,神蕴华夏的姚黄魏紫怎能不“国
色天香”?

追寻一段久久长长的记忆历程,含苞了的
五月牡丹并未完全盛开,只是借着氤氲天气鼓
足了心力、积蓄了憧憬,静静等待立夏一刻全
部开放。它的盛开不孤单,丛丛簇簇、朵朵相
依,仿佛

跋涉一路的相互陪伴;它的神色也不茫然,红
黄紫白、波澜如海,仿佛蜂蝶思恋起舞翩翩。
很显然,一朵牡丹的本心不在一时一地的花开
花落,只在繁花怒放时的芬芳尽吐,纵身驰骋。
追寻散布宁夏山川的各色牡丹品种,可能是河
南洛阳的牡丹,可能是沂蒙菏泽的牡丹,也可
能是关陇秦地的牡丹。从北纬34度的湿润地
带迁抵北纬38度的贺兰山下、黄河岸边,一朵
朵牡丹跋山涉水,百回千转。它们过黄河、跃
高原、闯关陇、至塞上,以一冬又一冬的冰雪
覆盖、一春又一春的严寒侵袭、一夏又一夏的
烈日暴晒、一秋又一秋的寒霜浸透,终于迁徙
落定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不知经受了多
少曲折与磨难。不论它们来自哪里,枝繁叶茂
、花开富贵的背后,是说不尽的迁徙辗转,是
道不完的把把心酸。推想它们繁盛开放的样子
,谁能知道一朵牡丹的微笑该浸含多少岁月的
煎熬、该浸透多少揪心的挂牵?对于一朵牡丹
,迁徙奔波的不仅仅是一种粒子的传奇故事,
不仅仅是一根植株的顽强抵御,也不仅仅是一
种生命与生命的守望、意志与意志的倔强。能
挺过一年又一年的风雪霜雪,一朵牡丹的迁徙
本身就是一种意义,而协助它完成使命、创造
奇迹的护花使者更显意义,也更令人起敬。毕
竟,“草木同心”的深情令人魂牵梦系……

牡丹属芍药科,但又不似草本的芍药那样,
只需宿根入地休眠就可安度一冬。多数的牡
丹得挺直腰杆迎寒风、抗冰雪,用硬挺的木本
身躯度过低温环境的适生考验、命运抉择,然
后才能真正涅槃重生般地发出大地最灿烂的生
命悟语。一辈子钟情牡丹的欧阳修在《洛阳牡
丹记》中记载:“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
细土用白菰末一斤和之,白菰能杀虫,此种花
之法也。”其中的“善地”,成就了牡丹之生,
也成就了牡丹之义。于钟情者而言,牡丹是爱
之心魂、情之根本,也是生之希望、命之力量
。择“善地”以植,牡丹则活;结善心以缘,牡
丹则盛。可往住,天下诸事“不如意者常八九
”,一路迁徙的牡丹亦与人一样,多半历经
羁绊曲折,也溢满苦难波折。无数次,一朵牡
丹的迁徙辗转犹如向死而生——因为择善,
一路坎坷;因为绚丽,一路执着;因为痴情,一
路眷恋。那份深藏骨子里的不卑不亢、不屈不
挠,让牡丹宁可独立群芳,也不轻易哀怨;宁可
傲然挺立,也不轻易改变。

想想迁徙路,思思花开时,一朵牡丹承受的
思遇之苦不亚于佛家“八苦”之一的“爱别离
苦”——爱得越深,思得越切;别得越久,苦得
越重。曾以毕生之力弘扬中华佛法的星云大
师言说世间万物的好与不好时,借用牡丹喻
导众生:观念可以改变一切!并借此劝喻人们
摒弃前嫌、同心同向,以一花之德圆满人生
功业。对于一个人,观念向好,即便牡丹花儿
凋落,也是“富贵无比”的福报,也是心手相
携的夙愿。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本心。抵至“富贵无边
”的境界,人生一场,聚散离合犹如牡丹花开
花落。看着牡丹花儿,相逢即是微笑,相知即
是幸福。能否长长久久、悠悠我心,无非有我
无我之间的一念之差,也无非天人合一之际
的彼此信心、彼此欢喜、彼此希望、彼此方
便,就像古人云:“敬人者,人恒敬之;助人者
,人恒助之”一样,且行且珍惜才是顶顶重
要的相逢相知。可在这世上,有多少人能心
知一朵牡丹的芬芳与深苦,又有多少人能珍
惜一朵牡丹的眷恋与深情?五月牡丹如期盛
开,魂牵梦系的深情眷恋何止是爱?何止是
苦?因爱而苦,苦得其所;因苦而爱,爱得
其所。人间如此,花间也如此,所谓“爱别离
苦”,无非一种解脱、一种铭醒、一种锥心
入骨的透彻。天地同心,方能“一意乎上”。
而在此世间,又有多少人能于牡丹花开之间
“一意乎上”?又有多少人能于花落之际潜
默守候?

除了牡丹,无谁能及!
轻轻走向晨曦,从簇含苞的牡丹花开始舒
缓绽放,以一朵花的方式温暖五月、滋润五
月,也让重来的季节生机盎然、万物生长。回
溯更为辽阔的往昔,芸芸众生慕花而来,赏
花而静,无非掀开尘蒙已久的眼睛,无非涤
静尘封已久的心灵,也无非用花儿的芬芳重
绽精神,于花儿的世界再燃激情,让卑微生命
于天地一朵花儿的傲然释放间重拾生的信心
、重见生的光明。若不然,天南海北的人怎
会视牡丹为“国色天香”,又怎么会因牡丹
而“富贵无边”?大概,心同此物、情寄此
木的眷恋总是让人逐渐沉迷一生的执念。穿
越一朵牡丹的人间史,西汉的司马相如倾心
过,大唐的刘禹锡咏叹过,倾国倾城的武则天
痴迷过……人间万事几度夕阳,梦中牡丹几
度芬芳?对花而视,向花而语,一花之间的
千姿百媚绝非一时一刻就能拥有,必得朝夕
相伴、精心呵护才能换来一缕花香,必得千
寻万觅、千耕万耘才能换来一地芳华。

五月牡丹接续绽放。它们或寄于房前屋后
,或簇于半崖斜坡,或沃于梯田高原,或盛于
花乡田野,用一梦觉醒的集体意志舒然伸展
,将一双眼睛迷离,将一颗颗心灵迷惑,也将
一片片故土迷漫。它们的样子如同向天轻语
、向天而歌,一层层、一瓣瓣,一朵朵地吟
唱久别重逢后的欣喜,也在一天天、一月月
、一年年的柔情守候中歌享梦想成真的喜
悦。

五月了,牡丹花开在晨梦里,也开在唯一
不变的憧憬里。亲吻一朵牡丹花,心会安
静;吸吮一缕牡丹香,魂会安定。

天地一牡丹,且行且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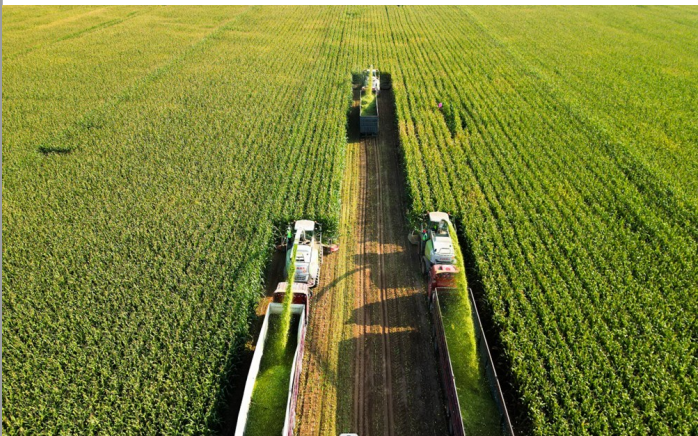


一年好景君须记

◎史振亚



沙湖湿地美景如画。 祁瀛涛 摄



又是一个丰收年。

沙希尔一家把枣红马看成家里的一员,待马如人,伺
马如亲。待到枣红马终老倒下,一家人年年不忘马恩
情,并供奉马头骨于毡房内,听从马在天语里的叮咛
与安顿。

沙希尔提起这些时,年迈的阿娜尔大娘突然跪
向马头,口中念念有词。在她心里,枣红马是沙希
尔家族的保护神,是夏塔牧场的守护神。至今,阿
娜尔时常站在毡房前朝远处望,总会看见一匹枣
红马从遥远的半空跑回来,也能听见大地深处涌
起的阵阵嘶鸣声。

马是昭苏马,人是哈萨克人。策马奔腾上
天山,一人一马醉草原。

路过察布查尔,一半时光蜷缩成秋草,一半时
光吹散成秋风。

半空里,一只草原雄鹰趁着夕阳振翅盘旋,想
在追捕一只鼠一只兔一只鸟的俯冲中,留下一道
可以铭记也可以流传的痕迹。站在山坡上,一群
牛抖动着双耳、摆摆尾,憨厚地驱逐飞舞的牛
氓苍蝇,不时把半面山坡吮晃。几群天马踏着
轰隆隆的大地声音,从不同山坡沟谷奔驰而来,
一遍遍地把夕阳抹红,也把秋草惊动。还有一
群羊,静卧在雪岭云杉下的毡房旁,不惊不惧
地看着坡底下的影子来来往往。对于来来往往
的身影,马不在意、牛不在意、羊不在意,草原
雕也不在意。谁从它们的视野里掠过,无非是
一道影子倏然而去。倒是长了翅膀的黑蚁成群
结队飞扑而来,追逐着一道道影子四处乱跑。蜷
缩在秋草夕阳之间,那些着急忙慌的影子迟迟
早早会被隐没的秋光隐没,也会被盘旋的山路
盘旋。

一匹昭苏天马站在一辆车上,迎着一路秋
风沿山坡盘旋。早先,沙希尔骑着它从山谷奔
向山坡。现在,沙希尔拉着它四处晃荡,去看更
远的远方、更宽的草原、更多的同伴。它的乌
黑鬃毛迎风飘扬着,眼睛也在风中半眯着。从
一座山盘旋到另一座山,从一道岭盘旋到另一
道岭,昭苏天马没有半点惊惧,相反持着一份
矜持,把察布查尔沿途以及白石峰的高度一一
抛落在身后。穿过一道道山岭时,沿途的牛抬
头看了看它,沿途的羊抬头看了看它,沿途的草
也抬头看了看它。看了一阵儿,又分别低头朝
着自己的方向走了。时间把它们长大,也把它们
放下。它们只能摸着来时的方向,把时光长成
自己。它们不会计算时间的长久,却会冰着晨
光夕阳把一天的肚皮吃饱,把一天的草原亲遍
,再一天天的把孩子带好。在伊犁河谷,牛、
马、羊的春夏秋冬散落起伏在漫山遍野的牧
草里。那片草绿了,就是春来了;哪条河涨水
了,就是夏到了;半坡的牧草杆子硬了,叶子黄
了,就是一场秋来了;至于冬天,一场暴风雪的
降临足够铭记终生。看着一大片的时光痴迷
地晃荡在峰峦间、半山坡、草甸上,牛不说,
马不说,羊不说,只是低着头颅,探出嘴唇,贴
着地皮,一遍遍地卷食牧草。偶尔仰起头,忽
闪忽闪眼睛,抖动抖动耳朵,摇晃摇晃尾巴,一
个大概的季节就分散了。

想起一段天马行空的日子,时光是什么?是
那些发黄的草,是那些长大的树,是那些高耸
的山,是那些空旷的草场,是那些起伏辽阔、
逐渐压埋住夕阳的哈萨克牧歌。

至于谁来丈量,谁来揣摩,就让沙希尔趁
着黄昏骑着昭苏天马一路飞驰。

夜深了,森林掩住了路,也掩住了梦。

旁边,特克斯河淙淙流淌着,将夜空里的
星光一一翻滚。漆黑夜里,草色看不见,神
情看不见,只能听见缕缕的林间清寒。秋风
顺着特克斯河两侧的森林斜斜吹来,轻轻的
,盈盈的,把披纱的肌肤一点点浸润。此刻
,特克斯化成了河谷,化成了森林,化成了草
原,化成了夜色。沉睡在八卦城,每一个梦
境慢慢长成石头,长出青草、长宽河流,哗
啦啦地追着星光奔跑。偶尔睁开眼,几盏
枯灯静静地散放着微光,将梦境之外的暗色
一一驱逐,也将内心之外的杂乱一一驱逐。

没有谁轻轻想起,也没有谁轻轻呼唤。白
天里,从簇的点点梅深情张望着天空,张望
着云彩,没有丝毫的幽怨与哀愁。走了一路
,沿途一一远去。每一次穿行,每一次亲
临,都会让时光长成一丛丛的草,开出一朵
朵的花,斜成一面面的坡。即便是不经意
的重逢,也在许久不见的缄默中叫不出熟悉
的姓名。趁着夜色,天山西部的草原重新起
伏,试图在一片白露秋霜中把倒下的秋草扶
起,把走丢的牛羊叫回,把驰骋的天马逐一
转场。那些不曾谋面的云雨只要不落在梦
里,就能借着黎明前的曦光,把特克斯的面
孔全部看清,也能把我走过的路一一记住。

我想,梦里看见的八卦城终究会在特
克斯河的流淌间,缓缓淡去我的记忆。但
在下一个太阳升起的清晨,特克斯的姑娘
会让我在跟随中把一草一木的行踪说清,
也能把一路的追踪搞明。即便我们在后来
的相逢中,默默发现彼此不再熟悉,也不再
欢欣,我的梦也会沉沉实实在在地做在特
克斯、留在特克斯。

特克斯,有我的一次吃梦与行经。

白露



1
昭苏天马朝天嘶鸣了几声,白露就来了。

沐着秋日晨光,沙希尔解开拴在木桩子上的
马缰绳,拉着枣红马准备出门。解缰绳的一
刻,附在缰绳上的一层露水将他的手指
浸透,也将横侧马颈一边的乌黑鬃毛浸透。
套好马鞍,束紧马镫,沙希尔跃身上马,挥
鞭策马朝夏塔牧场奔去。夏牧场就在坡对
面,哈萨克汉子沙希尔每天清晨都会骑马
过去放牧。从毡房到夏塔,四蹄飞驰的枣
红马已将长春到夏的日子嘶鸣成荡谷回
响的熟悉,也将布满青草的山坡山谷呼
啸成浩瀚无垠的苍穹。白露不期而至的
清晨,驮着沙希尔的枣红马用飞奔的四
蹄将草皮上的露水一一溅起,也将伏落
在牧草上的秋光一一溅起。顺着马蹄
踏过的草皮,一只只长着翼翅的黑蚁趁
机抖落满身的晨露,狠命振翅朝起飞。它
们逐渐抖干翅膀,成群结队地撵着马
儿飞。飞驰的马顾不了这些,沙希
尔也顾不了这些,他们一路飞驰,把
风甩到背后,把黑蚁甩到背后,也把一
大截的秋光甩到背后。

沿着夏塔河谷走,从春到夏的美好日子
早早爬上了山坡,爬上了峰峦,爬上了
巍巍屹立的莲花山冰川。望着夏塔
河水,骑着马的沙希尔半露着的胳膊
有些清寒。他与枣红马已经来来回回
地把夏塔河谷走了个遍,也把白露前
后的日子走了个遍。但他并不清楚哪
一天是哪一个节气,也不明白哪一个
节气到底有什么。沙希尔和夏塔河谷
周围的花草树木一样,最熟悉平常日
子里的冷与热、长和短、白与黑、
饿与饱,却搞不清春夏秋冬的分界
在哪里。在夏塔河谷,一年四季可
长可短。一场风吹来,露出嫩芽的
雪岭云杉就把春暖缓缓送来;一场
雨下来,夏塔河潺潺流淌的雪山融
水就把夏带来。等到半山坡的秋草
蓦然蜷缩、悄然枯黄时,一个白露
粘附的早晨就把秋送来。至于冬,
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封堵
住的路。任由沙希尔们怎样的跋涉
,怎样的转场,齐腰深的大雪总会
把一冬的路途死死封堵。倾泻在
夏塔河河流里、草坡上、山谷间,
四季变得有些凝固,又有些撕扯,
并不分明地流落在昭苏天马、草
原雕、纵纹腹小鹰的眼睛里,也
晃晃悠悠地抹平在半空的云流里。

在夏塔,没有谁把日子掐得那么准,
也没有谁把四季端详的那么细,更
没有谁把走过的路说的那么难。
有记忆的光阴里,多半的行走都
活了个大概,也用大概的方式把
很多事情晃走,把很多时光晃丢。
就像一个陌生人问挤马奶的阿
娜尔大娘多大了一样,一听年龄
会吓一跳。阿娜尔大娘停下挤
奶的手,抬头看看天空,再看看
远处的草原,随口回答已经180
多岁了。阿娜尔大娘不知道自己
有多大多老,谁问她,她就看看
天空看看草原顺口说一个数
字:180岁了。看着阿娜尔大娘
,眼睛不花,耳朵不聋,还能抓
着沙希尔的手给她安顿很多事
儿很多活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
年龄?谁都知道,这个年龄是
个大概数。不管实岁还是大概
,阿娜尔大娘的每一天都是高
兴的。她拉过马坐在马后腿一
侧脸贴马腿双手上下挤奶时,
嘴里呢呢喃喃自语的表情是高
兴的;看着有人来到毡房前咕
咕噜噜说一些,她听懂听不懂
都会微笑地把客人请进毡房、
倒上马奶酒让喝的样子是幸福
的。阿娜尔大娘不会因为刮风
下雨就起了惆怅,也不会因为
牛羊走失就心生忧伤。山那么
大,河那么长,一惆怅,高山会
阴郁;一忧伤,夏塔会断流。
望着辽阔起伏的大草原,阿
娜尔大娘的每一天都是笑意盈
盈的。一刮风,阿娜尔大娘
朝着远远的山谷喊几声,一
队马群就会循着她的喊声往
回跑。一下雨,阿娜尔大娘
朝风拍拍双手,几只小马驹
子就欢欢快地跑回来,齐齐
把头伸进毡房门口任由阿
娜尔大娘抚摸。一抚摸,
白露后的马驹快速长大,并
在逐渐金黄的草原上飞驰
成另一个自己。

在夏塔,在昭苏,在喀拉峻,
在那拉提,马是人的部分,
人是马的一部分。人和马,
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忘不
掉谁。从处暑到白露,渐渐
断乳的母马会因乳汁增多
肿胀乳房,眼巴巴地央求
主人用手挤去乳汁减轻疼
痛。而人喝了马奶,就成
了马的一个孩子。不论
是大人,还是小孩,谁喝
了马的奶,马就会把谁看
成自己的孩子。在马的
眼睛里,喝了马奶的人,
要么是自己的孩子,要
么是自己的小孩子,要
么是自己的孩子。不
管喝多少,只要喝了
马的奶,马都会温情地
守着对面的人,生怕哪
个小孩子、大孩子、小
孩子受苦受累,受惊
受吓。马的眼里充满
温情,马的天性里流
淌亲情。在天山南北
草原上的马群里,除
了年幼无知的小马驹
撒欢外,多数的马都
会驮着人一路奔波行
走,转场跋涉。哪怕
道路坎坷,路途漫漫,
马也不离不弃,驮人
前行。这是马的本分,
更是马的品性。谁
让人之前喝了马的
奶,马把人看成了自
己的孩子呢?既是自
己的孩子,马就义无
反顾地伴随终生,
无怨无悔。

沙希尔骑着枣红马守在夏塔河谷。
在他的骨子里,胯下的马是他的
双腿,是他的另一生命。而他,
是马的上半截身子,是马的
另一半眼睛。之前的
若干年,沙希尔的祖
父骑着一匹枣红马赶
着牛羊转场时,一场
暴风雪封堵住了所
有的路,连人带畜困
在了山里。是那匹
枣红马凭着一股子
劲冒着风雪驮着老
沙希尔,带着一群
牛羊一步步走出困
地,走到冬牧场,
让一大家子的人和
牛羊安全转场。那
场暴风雪,让老